

《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一卷第十期
二〇〇七年七月 頁 47-74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幾個有趣的閩南語字詞之研究

周次吉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臺灣

摘要

本論文是從《正覺大藏經》收錄的南朝宋·求那跋陀羅法師所譯的《雜阿含經》中擷錄的當時河洛語言（實即今之閩南語）而為之論列的，因為受到學報篇幅字數的限制，所以僅擷錄十四條字詞，以就教學者專家。

這十四條字詞，是：

1. 雨滂 hoo7 tih4 今寫作『雨滴』。
2. 乞食 khít4 ciah8 向人乞討金錢、食物的人，或做出乞討的動作。
3. 阿公 a1 kong1 對年長者的尊稱。
4. 姦（奸）狡人 kan1 kiau2 lang5 陰險狡詐的人。
5. 鳥子 ciau2 a2 即閩南語的『鳥仔』。
6. 藍（又作婪）尾 lam6 be2 最後而獲得最多的。
7. 離乳 li5 lin1 不須再哺乳的孩童。
8. 落度 lok8 too7 好玩而不守規矩的人。
9. 嬈亂 jiau5 luan7 即擾亂。
10. 依倚 i1 ua2 即倚靠。
11. 軟心 luan2 sim1 有善良而慈悲的心腸。

12. 輸稅〔勢〕sul se3 形勢、情況都顯得不利。

13. 若 na7 意即如果。

14. 闇冥 am3 mi5 黑暗、黑夜也。

而論列的序次，擬分為以下章節：

壹、緒論

貳、本論

一、名詞

二、動詞

三、形容詞

四、副詞

參、結論

肆、附錄：《雜阿含經》的閩語典索引

伍、參考書目

關鍵詞：佛經、雜阿含經、閩南語、臺灣話、河洛、求那跋陀羅。

Some Interesting Southern FuJian Dialect

Words and Phrases in Saagama

Chou, Tzu-Chi

I-Shou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This is an essay on the Southern FuJian Dialect which derived from Saagama. Saagama was one of articles from The Zheng Jue Da Zang Scriptures. Saagama was translated by the Master Qiu Na Ba Tuo Luo whom was born in one of Nien dynasties— Song .This essay due to limited space, therefore, I just selected 14 words and phrases to seek advice from scholar.

The 14 words and phrases as following:

1. hoo7tih4 —raindrop
2. khit4 ciah8 —begger
3. a1 kong1 — an honorific title to elder
4. kan1 kiau2 lang5 — insidious and deadly person
5. ciau2 a2 — bird
6. lam6 be2 — the last winner
7. li5 lin1 — wean a baby from the breast
8. lok8 too7 — fond of playing and not to obey the rule
9. jiau5 luan — disturb
10. i1 ua2 — rely on
11. luan2 sim1 — a person who has a kind heart
12. su1 se3 — bad situation
13. na7 — if
14. am3 mi — night

Following is the section :

1. Prolegomenon

2. Text

(1) Noun

(2) Verb

(3) Adjective

(4) Adverb

3. Conclusion

4. The Index of The Southern FuJian Dialect in Saagama

5. Reference Books

KEY WORDS: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Saagama, Southern FuJian Dialect, Taiwanese Dialect, He Lo Dialect, Qiu Na Ba Tuo Luo.

壹、緒論

(一) 關於本論文的研究背景、目的與方法述要

台灣正在積極推動本土化，本土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莫過於向下紮根；而向下紮根的最重要手段，殆為語言文字的推行與確立。今政府正是著眼於此，而使教育部通令各國民小學教授台灣話〔包括閩南語、客語與原住民語等等〕；問題是，台灣話到現在，還是有音無字的情況所在多是。這不僅僅原住民語為然，就是閩南語、客語也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當然，有許多先進、有識之士或作語典，或作辭書等，極力地為之補救；不過，彼等所編寫的字、音確然就是台灣話的原樣嗎？不能使人無疑。譬如同是瞎眼之意，連橫先生的《臺灣語典》擬為『青盲く一° ㄇ一ㄨ』，蔡培火先生的《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擬為『青瞑 chenn1 me5』，洪惟仁先生的《臺灣禮俗語典》則擬為『睛盲』。再如同是女陰之意，陳修先生的《閩南話辭典》擬之為雌屌，洪惟仁先生的《臺灣禮俗語典》擬為『司屌』，董忠司先生的《臺灣閩南語辭典》則擬為『腔屌 cil bail』凡此種種，都還不能得到寫定。這種情況的存在，要談向下紮根，何其容易？須知語音儘管可以漳、泉、廈門不同，使用的文字卻不容許有異，否則本土化將無從說起。

說到閩南人，根據學者、專家的考證、研究，殆從河洛而來；然則所謂河洛，實在就是現在大陸的黃河、洛水之地。但是，從北方迢遙萬里，是什麼時候南移的呢？學者、專家說河洛人的向南移徙，是無時不有的；而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殆為魏、晉之世，五胡亂華的時候，所謂『衣冠士族南渡』是也¹。

河洛士族雖說衣冠南渡，但畢竟是一部分，不是全部；而遺留下來的人士，當然還是講河洛話，營河洛生活的習俗。而這樣的文化勢力，必定還是有其龐大的勢力和影響，這從北魏孝文帝厲行華化的政

¹ 丁邦新先生〈台灣語言源流〉說：「閩南地區的人民，最早是歷史上征蠻、避亂、或貶謫，從中原地區分批遷徙而來。早自秦、漢時代，就已開始；東晉五胡亂華，由於異族入侵，北方漢人向南避難，逃到長江東南、五嶺南北。閩、粵等地，就成為最好避難桃源。比較著名的，如晉永嘉之亂移民到現在閩語地區的，有所謂衣冠八族。唐武后時，從光州固始縣有一大批人到福建征蠻。宋亡前後，跟隨宋端宗南下的，又有數十萬軍兵、民兵，他們後來都定居在閩、粵各地。閩南人的大量移民，是明永曆十五年，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光復台灣以後的事。」

策，可以得到證明。今欲研究閩南語，推源溯流，不能不看重此一時期的河洛語言的材料；固然時人的著作、注疏殆為一重要依據，而佛教的傳入，其經典的譯作，更是不容忽視的。乃近日研究這一類的著作，竟然鮮有著眼於此的。譬如陳修先生的《閩南語辭典》、董忠司先生的《臺灣閩南語辭典》、楊青矗先生的《台華語雙用辭典》、丁邦新、楊秀芳、羅肇錦《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語言篇〉等都重在收錄閩南話的語詞，而少有及於溯源之辨；連橫先生的《臺灣語典》、蔡培火先生的《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洪惟仁先生的《臺灣禮俗語典》、鄭天福的《臺語根源》、洪敏麟《找臺灣的根》雖偶有考較，可惜篇幅太少，無以窺其全豹；黃敬安先生的《閩南話考證》雖然能在古籍上尋索，畢竟只是《荀子》、《史記》、《漢書》、《說文解字》諸書而已，且沒有專在此一時期用力者，尤其佛典資料的運用，更少觸及了。

所謂『佛典』，本論文擬以經中的《阿含部》為第一期的作業，原因是：一、《阿含部》實際上包括了長、中、雜、增一等四阿含及南方所傳小乘雜部為屈陀迦阿含，是為五阿含。二、卷帙龐大，凡一百五十一部，三百九十七卷。三、它的翻譯時期，殆從後漢至唐，凡經歷吳、西晉、東晉、後秦、北涼、宋、蕭齊、陳等八代、十朝；譯經大師，有白法祖、安世高、法天、法顯、施護、佛陀耶舍、竺佛念、支法度、支謙、竺曇無蘭、支曜、竺法護、求那毗地、法智、天息災、沮渠蒙遜、求那跋陀羅、真諦、法立、法炬、闍那掘多、達摩笈多、僧伽提婆、鳩摩羅什、曇無讖、慧簡等，凡二十六家；另外，失譯者二十五人²。無論時間、空間、人物，率以此部～《阿含部》最具河洛語的代表時期。

本論文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及可能遭遇之困難與解決途徑，今縷述之如下：

- 一、第一步是整理、比較、劄記的工作，因為僅佛經《阿含部》而言，就有一百五十一部，三百九十七卷，卷帙不可謂不多，並且前人在譯讀的時候，實在沒有善加整理。譬如說同是記載釋迦牟尼佛涅槃的事跡，至少就有：西晉白法祖譯的〈佛般涅槃經〉、東晉失譯的〈般涅槃經〉以及東晉法顯和尚譯的〈大般涅槃經〉，其間事

² 其詳請參考本論文之參考書目。

跡的增刪如何？譯筆的差異如何？名物俗語是否有所不同？等等問題，率不見有比較、整理的。

二、比較、整理之後的劄記，最繁重的工作，厥為考釋。因為這須要運用到文字、聲韻、訓詁的知識，來釐訂每一字詞的確然性；須要翻察專家、學者的著作，以為比較研究的指導。

三、考釋的作法，略有：

(一) 本義之尋索法，這是就字根或語根，來探究它的原義的作法。

譬如閩南語中有『床頭』、『床角』、『床後角』一語，而《佛般涅槃經》也有這樣的用法，如：卷下：「佛告阿難，疾去為佛於鹽呵沙施床使北首，今日夜半佛當般泥洹。阿難奉命，之彼施床，**床頭**北首畢，還白言，施床已竟。」全書全卷：「阿難在後，慷慨啼，以頭拄**床角**，從後白言，滅度太疾，亡天下眼。四面郡國諸比丘僧聞佛欲滅度，啼哭且來，自相謂恐不見佛。比丘僧到，佛問比丘，阿難所在乎？對曰，阿難近在**床後角**，低頭哽噎。」此時則須考究『床』字的原義為何？今考《說文解字》卷六上〈木部〉『床』字作『牀』，說：「牀，安身之几坐也。从木爿聲。」可見牀是用來倚坐的，就如今日所謂的坐椅，是用來靠背、靠身軀的，它可以臥，但不可以躺，因為古人的臥，是隱几而已，《孟子》卷二〈公孫丑下〉：「孟子去齊，宿於書；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就是在牀上放一張小几，便憑靠也。因為這樣，才可以『為佛於鹽呵沙施床』，而這樣的床，必須是高廣大床，佛才可以作吉祥臥，也因為這樣，所以阿難站在床後角而佛竟看不到他。與其是這樣的高廣大床，那就與閩南語裡的『眠床』一樣了。事實上，床而可以眠者，魏晉六朝已經如此了。《世說新語·德行篇》：「（王）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又，全書《雅量篇》：「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等可以為證。

(二) 比較歸納法，既知一字一語的根源本義，則進一步比較歸納其後造句遣詞的情況。譬如已經知道了『古人文言則用首，俗語白話則用頭』，那麼，床之首乃稱床頭，床頭的兩旁便稱做床角、床後角。又如已經知道了『頭爲首，爲人身之頂』，於是有了上頭、頭角、頭頭（《佛般涅槃經》卷下：「佛告阿難，從鳩夷那竭國境界四百八十里中，**頭頭**相附，間不容鍼，皆是諸天。」猶言一個接一個也。）的說法。

(三) 考察衍流法，就是看一字一詞，它在歷史的變遷之中，意義的保存、變動的情況。譬如『消息』一詞，案，《說文解字》十二上二〈水部〉：「消，盡也。从水肖聲。」又，全書十下〈心部〉：「息，喘也。从心自。」段玉裁氏說，因此而引申爲休息之稱，又引申爲生長之稱；消之意爲盡，息之意有生長之意。以上是二字的本義，而後世用來，卻有層層的轉折。如說明自然界盈虛消長的意思，便是一轉，如《易經·剝卦》的〈彖辭〉：「剝，剝也，柔變剛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由此又引申爲問人身心之安泰否？《佛般涅槃經》卷上：「往至佛所，頭面著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餐食如常不？」又，《般涅槃經》卷上：「賢者阿難從一樹下起，詣佛稽首畢一面住，問佛**消息**：疾寧瘳損？」這是二轉。相當於『訊息』之意，如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 155：「劉豫猖獗，道路阻絕，河南**消息**不通者一年餘。」顧夔的詞，說：「**消息**不通何計是？便須佯醉且隨行！」這是三轉。閩南語也常常有這樣的說法，如：「一去就無**消無息**。」

四、對於譯者的研究，這是很重要，且易於忽略的工作。因爲譯者的籍貫不同，馬上表現在語言、文字使用上的空間差異；時代不同，馬上表現在語言、文字使用上的時間差異。那麼，閩南語的時、空關係，就顯現出來了。譬如白法祖，本姓萬，即《梁高僧傳》卷一的帛遠傳。原本河內（今）人，因『見群雄交爭，干戈方始，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這是從南入北的事例；而他的弟弟帛（白）法祚，在梁州被刺史張光所殺，兄弟二人都是爲道殞身，俱死於道教之徒之手（案，

張輔是張衡之後)；佛、道的衝突不是本論的重點，但是由南而北的譯經家，其以河洛語從事譯業、傳教的事實，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當然，本論文主要是以求那跋陀羅的《雜阿含經》為主，而其生平的考述，請參閱後文。

五、至於標音的符號，各家的標注不盡相同，難免有莫衷一是的困擾；本論文則擬採用教育部推薦公告的 TLPA，因為今日學習閩南語者，多以之為準也。而董忠司先生的《臺灣閩南語辭典》是運用 TLPA 標音的力作，凡研究閩南語的專家、學者也多樂於採用，因此本論文乃多取則焉。

(二) 關於《雜阿含經》及其譯者的簡介

『阿含』的原義，據丁福保氏《佛學大辭典》的解釋，是：「阿含，原為佛說之總稱，後大乘經興，舉凡有阿含之經名者，總名為小乘，遂為小乘經之異名。」而《阿含經》的遶譯，有四《阿含》部和五《阿含》部等兩種說法，前者為長、中、雜、增一為四《阿含》，這是北方學者的說法；而南方所傳者，於四《阿含》之外，稱小乘雜部為《屈陀迦阿含》，是為五《阿含》。

至於《雜阿含經》，根據《正覺大藏·雜阿含經》所輯錄，凡五十卷，這是雜集不攝於其餘之《阿含經》者，為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此外有別譯《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十六卷、失譯《正覺大藏·雜阿含經》一卷，然失譯者，皆自大部中撮要別擇的。梵語作 Saa^gama。根據《正覺大藏經》編輯委員會對本經的解說³，認為研讀本經的價值有以下幾點：

- 一、本經是佛教的基本經典。
- 二、在漢譯經典當中，本經是包容最大遺訓的全集。
- 三、瑜伽論者尊重本經，說它藉相應次第的安布，而餘則間廁鳩集於其中。
- 四、一切教理都追溯到本經，而被綜合整理。
- 五、本經是佛教文學的寶藏。

³ 據編輯委員會說本經的說解，大略是根據印順導師的〈原始佛教聖典集成〉及〈正覺大藏·雜阿含經論會編〉而撰述的。

除此之外，本人在研讀之餘，發現它因為透過當時學者、專家、僧人的翻譯，無形中保留了當時河洛人的口語、音韻，竟成為今日研究閩南語字詞、音韻非常寶貴的資料。這就算是研讀本經的第六點價值了。

談到求那跋陀羅，根據本人在拙作《讀雜阿含經》的研究中，略謂：「求那跋陀羅是中天竺人，他是宋文帝元嘉十二年 435A.D.來華的，其路線是走海路，先在斯里蘭卡呆了幾年，然後在廣州上岸，隨即到江蘇省的南京，在湖北省力學宋語。而助其譯業的成員有：釋慧嚴是安徽壽縣人、釋慧觀是河北、釋寶雲是甘肅武威人、釋法勇是熱河朝陽人，雖說遍及南北，而其用宋語翻譯，殆為必然；然則所謂『宋語』，當為河洛語言無疑，因為是晉室南遷故。則以之考校閩南語的實況，應該有其可信度也。」至於相關的詳細情形，請參考上述的拙文。

貳、本論

《正覺大藏》所收錄的《雜阿含經》，凡五十卷、一千三百五十九經文，如果加上《正覺》五十卷本之後所附錄的二卷三篇：〈阿育王經〉、〈法滅盡相經〉、〈阿育王施阿摩勒果因緣經〉，則為一千三百六十二篇經文，所蒐得的河洛語言、字詞凡九十九條；但是，受到學報篇幅字數的限制，只能擷錄十五條以就教學者專家。

本論文擬在作經文中的閩南語研究時，把它分成：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四類，利用前述的：（一）本義之尋索、（二）比較歸納、（三）考察衍流等方法，作一深入的研析。今分敘之如下：

甲、名詞

1. 雨滲 hoo7 tih4

即雨滴，但審諸閩南語音，則應以**雨滲**為是。夷考《說文解字》卷十一上『水部』沒有滲、滴兩字，只有『澗』字，而許叔重解釋說：「水注也。从水、畜聲，都歷切。」本人頗懷疑『滲』是魏、晉人的俗寫，而『滴』則是後來的訛字。因為『澗』字是「从水、畜聲。」讀做『都歷切』則應該是ㄉㄨㄛˋ的音；而『畜』字，今音ㄒㄩˋ，ㄒ和ㄉ古音多讀做ㄉ，在閩南音裡特別明顯，譬如：池、遲，國音都讀作

彳，閩南音也都讀作 ti5；恥，國音彳，閩南音讀做 thi2 等等都是，可見啻古讀做彳一、是不錯的。再者，《說文解字》卷二上『口部』：「啻，語時不啻也。从口、帝聲。一曰啻，謔也；讀若鞮，施智切。」不啻，就是不止，話說個不止，是以『不止』解釋『不啻』，這是音訓的一例；那麼，ㄗ和彳古音同出一源，也是聲韻學上的常例，譬如：滄从水蚩聲，而讀做ㄗ；嗤从口蚩聲，而讀做彳。治从水台聲，而讀做ㄗ、；但是治的動詞則讀做彳（如『治國、平天下』等），再者，笞是从竹台聲，卻讀做彳等等都可以為證。更有進者，ㄗ和彳古音多讀做彳，在閩南音裡也特別明顯，譬如：知，國音ㄗ，閩南音 ti1；值，國音ㄗ，閩南音 tit8；秩，國音ㄗ、，閩南音 tiat8 等等都是例證。可見得古舌頭音發展為現代華語之彳去與ㄗ彳兩系，而遠古的河洛語音則只發做彳。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須要討論的，是董忠司先生的《臺灣閩南語辭典》把滲、滴分成兩字，說：「滲 te3，過濾渣滓。」這是把它作動詞來看，並舉兩詞例，說：「滲泔 te3 am2，過濾粥汁；滲豆漿 te3 tau7 ni1，製做豆漿濾豆渣的過程。」（見 p.1291）『漿』閩南音是不是發作 ni1？此地不擬論列；但是，滲字《說文》既不收錄，又說它的本字『澑』之本意為「水注也」則「過濾渣滓」的說法何自而來，不能無疑。又，滴字，董忠司先生說（原文有五種說法，今擇其與此處相關的二種）：「水點。例：水滴 cui2 tih4；水點下注，動詞。例：滴目藥水 tih4 bak8 ioh8 cui2。」前文已經說過，《說文》『水部』裡也沒有這一字，並且凡从『商』旁的字，《說文》都寫作『啻』，如：三下『支』部的『敵』字、三上『言』部的『謫』字、二下『辵』部的『適』字、全卷『足』部的『躅』等等都是，再就其義言：敵，仇也；謫，（降）罰也；適，之也；躅，住足也。這一些意涵，都是從『啻，語時不啻也。』的『不啻』而來，所以，『滲』也就有了『水注』之義了。可見得水滴應該寫作『水澑彳一、』；寫作水滲，是魏、晉人對河洛古語的俗寫，《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卷四十五七〈大雨滲泡經〉：「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大雨滲泡，一生一滅。」可以為證。而所謂『大雨滲泡』就是大雨灌注時所形成的水泡，意甚清順也。

2. 乞食 khít4 ciah8

閩南話有兩種意義：一為名詞，即乞丐之意，這一用法，早見於《戰國策·趙策》：「豫讓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為乞食人而往乞。」向人乞討食物，簡略地說成乞食，原本是動詞的詞性（詳見下文的論述）；《戰國策》的作者為了極寫豫讓的苦況，乃稱他為乞食人（今閩南語還有這樣的說法）而佛教的十二頭陀行之一，正好有這一營生，所以把『人』字省了，直呼為乞食，《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卷三十五〈那婆伽多經〉：「乞食、阿練若，慎莫營造立。」經中也有作乞勾者，勾即丐字的別體，如全書卷二十六〈慳經〉：「未曾聞其供養施與沙門、婆羅門，給恤貧苦、行路頓乏、諸乞勾者。」

一為動詞，向人乞討之意，譬如全書卷二十五〈諍起經〉：「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似此用法，經文所在都是；而《史記》卷五〈秦本紀〉已經有這樣的說法：「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案，《集解》徐廣曰：銍一作銍，《正義》銍，音珍栗反；銍，地名，在沛縣。）」

乞食，國語都說、寫作『乞丐』，前文已經論及；但是，食（尸ㄛ）閩南音讀做ㄌㄧㄣˊ，就很有考究的必要了。關於這一點，黃敬安先生的《閩南話考證》有一段精闢的論述：「『食』字的音，今國語讀尸ㄛ，閩南音讀ㄌㄧㄣˊ音，雙方看起來不同，其實閩南音讀ㄌㄧㄣˊ是可以說得通的。因為國音尸，閩南又可以讀為ㄌ音，有關說明，請參閱本書一之 13（關於這一說明，引述之如下：今有部份的國音讀尸（s）音，在閩南又讀為ㄌ（tc）音，這種情形很多，證明如下：先引《國閩辭典》說：梳ㄌㄨㄛˊ（tɕutˊ）叔ㄌㄨㄛˊ（tɕek）舌ㄌㄨㄛˊ（tɕiˊ）食ㄌㄧㄣˊ（tɕiaˊ）孀ㄌㄧㄣˊ（tɕimˊ）趙元任等先生的說法如下：c 是清塞擦音，發音部位介乎去（ㄉ）與ㄍ（k）之間，不一定是 tc¹（ㄌ）tc²（ㄍ）ts（ㄗ）或 ts²（ㄗ）……在聲母地位，見於……汕頭、廈門、高麗。據譯者調查，廣州、汕頭、廈門的是 tc¹（ㄌ）類的部位，漢口、揚州、寧波是 ts²（ㄗ）的部位。是可知食、舌等字的國音讀尸，而閩南音讀ㄌ是不錯的。）。韻母方面，可以舉《詩經韻分十七部表》說明：『翼、棘、稷、食、極（唐·鴉羽二章）』『食、北（巷伯六章）』以上翼、棘等字的國音韻母都讀一（i）音。」

再者，食、北押韻，而北字的韻母閩南音讀Yㄨㄛ（ak），有時候入聲字的收聲p，t，k也會失落。由此可知，食字的聲母可以讀ㄌ音或ㄌ一音，其韻母可以讀一音或Y音，因此食字的音可以讀為ㄌ一Yㄛ，是說得通的。」可證尸河洛古音讀作ㄌ。

3.阿公 a1 kong1

稱『公』或者『阿公』，原本是一頗為嚴肅的敬詞，顧炎武撰《日知錄》卷二十〈非三公不得稱公〉條『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的話，是唐以後的對於史家的指責；而民間之隨意稱『公』、稱『阿公』，已隨處可見了。如：《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卷二十五〈宿毗梨經〉：「即告宿毗梨天子言：阿公知不？阿修羅興四種兵，欲與諸天共戰！」又，「阿公！阿修羅軍已在道路，阿公可速告令起四種兵與阿修羅共戰。」又如：《晉書》卷二十八〈五行志〉：「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車馬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又《梁書》卷三十四〈顏延之傳〉：「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可以為證。問題是這樣的用法、說法，到底是怎麼來的呢？夷考『公』字的本義，《說文解字》卷二上『八』部：「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韓非的話，見於他的《韓非子·五蠹篇》，後來更說得明白：「分其厶（即私的本字）以與人為公。」於是，《春秋元命苞》引申為：「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廣雅·釋詁一》：「公，正也。」因為有這樣的引申義，乃段借為『佶』字，《爾雅·釋詁》：「公（佶），君也。」《周書諡法》：「立制及眾曰公。」《禮記·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於是又更進一步地為政壇的最高層級～三公，《韓詩外傳》：「三公者，司空、司馬、司徒也。」《儀禮·鄉飲酒禮》：「諸公大夫。」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再進一步，用為對長者的尊稱，如：《方言》六：「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到此，『阿公』一詞，便脫口而出了，可見得閩南語之稱『阿公』，不但其源甚古，而且極其典雅。另外，有一趣事，即女子有了婚外情，知道的人往往用閩南語諷刺地說他是她的『客兄公』。這不是隨意安上的，也是由來已久的說辭；案，《爾雅·釋親》：「夫之兄為兄公，

夫之姊爲女公；字亦以翁爲之，亦作妘。」丈夫的哥哥叫『兄公』，丈夫之外的情夫感覺上親愛之情猶過其夫，豈不順理成章地叫『客兄公』了嗎？可見閩南語之古雅。

另外，阿公、阿姨、阿舅、姊妹等詞，原是親戚行輩的尊詞；但是在求那跋陀羅法師翻譯的《雜阿含經》裡，卻是對一般上了年歲人的親切而尊敬的稱呼，則應該是當時人的口語『公』字已考之於上了，此地再論『阿』字。案，阿，是發語詞，也讀做『安』，見連雅堂《臺灣語典》；而陳修先生在《台灣話大詞典》裏解釋說：「阿 a 冠頭辭。冠在他辭之前，表示尊敬親愛，不論尊卑或一般人名皆用之。」很是；但是這習慣起於何時呢？夷考『阿』字，《說文解字》卷十四下『阜』部：「阿，大陵也，一曰曲阜也。从阜、可聲。烏何切。」『烏何切』應該是發做『ㄊ』的音，而不是『ㄩ』；不過，王協先生在《漢語史稿》第三章〈語法的發展〉有一段話，說：「到了上古末期，產生了一個新的詞頭“阿”字。“阿”本是『歌』部字，在上古唸 a，在中古唸 α。現代於“山阿”（大陵曰阿）的“阿”唸ㄊ。於詞頭的“阿”唸 a，這種分別是上古和中古所沒有的。可以說現代詞頭“阿”字保存了古音，“山阿”的“阿”字則跟著一般『歌』韻字發展了。」可見得ㄩ是上古原音，ㄊ是中古時訛變之音，而實在是一音之轉而已，其說請看下文。至於『表示尊敬親愛』的意味，殆是『倚』的段借字。案，清·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說：「阿，段借爲倚。《詩·長發》：實惟阿衡。箋：阿，倚也。《左·昭廿年傳：阿下執事。注：阿，比也。又，《廣雅·釋詁三》：阿，近也。」『阿』可以借爲『倚』，是聲韻相關；不過，在這段借之先，應該是從『嬰』字遶了一個彎。《說文》十二下『女』部：「嬰，媵嬰也。从女、阿聲。烏何切。」清·王筠《說文義證》說『嬰』通作『阿』，媵嬰就是阿與，因此有比、近、依倚的意思在。至於『ㄊ』之讀爲『ㄩ』，更通於『ㄨㄩ』，茲引證如下：婀、痾、額、鵝等等，在閩南語裡都讀作『ㄩ』。黃敬安先生《閩南話考證～荀子、史記、漢書例證》說到這種情形：「可以這樣說，飽、豹……等字的國音韻母是ㄨ（au）音，而閩南音卻是ㄩ（a）音（譬如早、腳等字是，黃先生的解釋是：這種現象，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附屬的 u 音，往往不像一個重讀的 u 音的舌位高，因

此容易變成 δ 音，如果遇上高唇音 a，則後面 δ 音不太明顯，以至於消失，因此 au 音常常會變成 a 音了。）另外，今國音韻母是 ㄠ (au) 音，在閩南常轉為 ㄉ (δ) 由此可證， δ 音與 a 音相通。」其他請參閱本論文的『依倚』條。

4. 姦 (奸) 狡人 kan1 kiau2 lang5

狡，董忠司先生的《臺灣閩南語辭典》擬作 kiau2，並以爲是『狡怪 kiau2 kuai3』的『狡 kiau2』；今考《說文解字》卷十上『犬』部：「狡，少狗也。从犬、交聲。匈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古巧切。」古巧切，音應爲 kiau2；姦狡，意爲姦詐狡獪。狡獪，應該就是董忠司先生的『狡怪 kiau2 kuai3』。清·杭世駿《續方言》：「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爲無賴。」正是這個確解。《說文》沒有『獪』字，而『獪』卷十上『犬』部則說：「獪，狡獪也。从犬、會聲，古外切。」考全書卷四下『骨』部：「骨，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凡骨之屬皆从骨，古瓦切。」則獪、獪同音可以相借，與古巧切的『狡』是雙聲的音訓字。今閩南語還說姦詐無信的人爲姦狡人 kan1 kiau2 lang5，陳修先生的《台灣話大詞典》解釋說：「姦 kan：淫行。亂行。同奸 kan：心不正，心斜。奸巧 kan-khiau：不正的巧智。」很是；不過，這一個『姦』字，應該是『奸』的借用字，說在下。其實『姦狡』一詞，古書常用，譬如：《晉書》卷九十八〈王敦傳〉：「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撻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又，《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元·陶宗儀《說郛》卷七十〈聽訟第六〉：「縣道每有姦狡頑囂之人，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爲業。」而《正覺大藏·雜阿含經》早已用之，卷三十〈阿闍昆經〉：「是誰欲恐怖我？爲是人耶？爲非人耶？姦狡人耶？」又，全書卷三十二〈給孤獨經〉：「得無人及非人，或姦狡人恐怖我耶？」又，全書卷三十三〈彈琴經〉云：「不信姦狡人，及諸慳吝者。」可以證明應該是 kan1 kiau2 lang5，而不是 kau2 kuai1 lang0。

現在要來說一說『姦』字，因為黃敬安先生《閩南話考證～荀子、史記、漢書例證》談到『使』字，說：「使字也作駛。《國閩辭典》也有音ㄊㄞˋ，即音ㄖㄞˋ字相同。它說：使馬（caiˋ beˋ）：使用馬。使馬車（caiˋ beˋ chia）：駕馭馬車……御本訓使馬，即駕馭馬車，由此引申而有掌握、主宰之義。然而使馬一詞，已逐漸被騎馬所代替。每當人騎坐在馬上奔馳，身子常是一上一下，或左右搖晃，如果技術純熟，自可駕馭自如。在閩南也將這種現象，引申應用到男女交合上，即一般所謂『御女』了。」（案，黃先生標『使』音為 caiˋ，現在的學者則標為 sai2，是所當在意者。）這和『姦』字乃連上了關係，所以請從『使』字談起。實則黃先生的話是從連雅堂先生的《臺灣語典》卷二：「幹，交媾也。猶言幹事也。」又：「駛，亦幹也。為詈人辭。義取於御，則形容成御女之意。按今人曰駛車，古曰御車。」而來。夷考《說文》本來就沒有『幹』字，也沒有『駛』字，則何來交媾之意？考《說文解字詁林》卷十上『馬』部：「駛，疾也。从馬、吏聲，疏吏切。《玉篇》：駛，山吏切，疾也。《一切經音義》卷二駛，注云：三蒼古文駛字或作使，同，山吏切。又引《蒼頡篇》：駛，疾也。《華嚴經音義》卷十二引《蒼頡篇》：駛，速疾也。」『駛字或作使，同，山吏切』是說駛、使兩字聲音同樣發做『山吏切』，也就是讀作ㄖㄞˋ，而古無『駛』字，乃只有『使』，使，有令、速疾二義；因為有速疾之義，後世乃造一从吏聲的『駛』字來代替，則『駛』字，那裡來的交媾之意？且《說文》凡从吏得聲的字，多有速疾之義，怎麼就只用『駛』字來詈人交媾呢？如果因為駛馬等於御馬、等於御車，又引申為御女，實在太過迂曲了；而且『駛馬』兩字連用，大概始見於梁·簡文帝的〈春日想上林〉詩：「香車雲母幃，駛馬黃金羈。」（見《文苑英華》卷一五七）其他如：《山西通志》卷二百二〈藝文〉部收錄宋·范鉞的〈靜軒記〉：「以我之甚煩，對彼之無窮，猶鞭駛馬。」宋·趙與峕《賓退錄》卷八引洪文敏〈夷堅志〉：「如駛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可。」等等，其意殆速疾之馬，而不是駕御（馭）之馬，則怎麼會有『如果技術純熟，自可駕馭自如。』而想像到『在閩南也將這種現象，引申應用到男女交合上，即一般所謂御女了』的情形呢？再說『幹』字，《說文》本來就沒有『幹』字，而《說文解

字詁林·後編》說：「幹，晞也。从軌、干聲。」引《逸字》說：「《六書故》卷二云：幹，唐本《說文》曰：幹，溼之幹也。徐本無幹字。按，軌訓日光出軌軌然，故軌溼字从之。」這是說本來沒有『幹』字，《六書故》引用的唐本《說文解字》雖然有這一字，卻是『乾燥』的『乾』字的段借字，它是沒有本字的。這樣看來，『幹』那裡生出了男女交合的意思來呢？但是，閩南語裡明明就有『ㄍㄨㄛ、汝娘！』、『尸丂、汝娘！』的粗俗罵人的話，又是怎麼來的呢？關於ㄍㄨㄛ、，本人頗懷疑就是『姦』字。考《說文》第十二卷下『女』部：「姦，厶也。从三女、古顏切、十四部。」清·段玉裁先生《說文解字注》說：「厶下曰：姦衰也。二篆爲轉注，引申爲凡姦宄之稱，俗作姦，其後竟用奸字。」姦宄，就是不正當的姪邪行爲（連雅堂的《臺灣語典》把這兩字說成『惡人也。』並引《書》：『寇賊姦宄』說：『在內爲姦，在外爲宄。亦作奸詭，或作奸鬼。』這是把姦、奸兩字混用了），和『奸』字意別；案，全卷全部：「奸，犯姪也。从女干、干亦聲。」意爲干犯了姪邪的罪行，所以，『奸』字常用作『干』，這在古書所見多是，不遑悉舉。又，全卷全部：「姪，私逸也。从女孚聲。」私逸，意爲自我放縱於逸樂淫慾，則與『姦』字語意相同。又，古顏切，讀作ㄍㄨㄛ、，是閩南語『ㄍㄨㄛ、汝娘！』的本字，而其來源甚古，《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經·魯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孔子的《春秋》記載魯莊公二年夫人文姜和齊侯在禚幽會，左丘明在這一件事情之後，大書一『姦』字，表明是魯莊公夫人文姜和齊侯做那不知羞恥的『相姦』事。清朝馬驥撰《左傳事緯》卷一談到『文姜之亂』，感慨殊甚：「齊僖小霸，雄長東方，而于國儲無世子之教，愛女無公宮之訓。文姜一嫁，兩國行穢，《春秋》病襄，兼以病僖也……與一婦人招搖人國，謂若我何？留連三月，樂死忘歸，而醜章狐綏，禍中擗幹。天實厭逆，奪其魂魄非一日矣！」姦是不正當的姪邪行爲，《管子·君臣篇》：「止詐拘姦，厚國之道也。」《禮記·學記》：「刑以防其姦。」都是ㄍㄨㄛ、的本義，可見閩南語的粗俗話，也實在典雅得很。然則『从三女』爲什麼會讀爲『古顏切』的ㄍㄨㄛ、呢？《說文》說它的古文是『从心从旱、旱亦聲』的『悍』。

至於『尸丂、汝娘！』的尸丂、，如果是『駛』字，則《說文》並沒有這一個字，又且『駛』是从『吏』得聲，吏是从『史』得聲；《說文》三下『史』部：「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疏士切、一部。」又一上『一』部：「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力置切、一部。」治事、記事，古人有記大事、治大事與記小事、治小事的分別；前者當然是國事，後者不妨是閨閣中事。《詩經·邶風·靜女》的第二章說：「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明·何楷撰《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周桓王之世詩三十篇〉講到『彤管』，說：「彤，《說文》云：丹飾也。彤管鄭玄云：筆赤管也。毛傳云：彤管，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之法……按『貽我彤管』蓋靜女以此寓必書是也。晉張華嘗假女史作箴，其辭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可見彤管是女史記載后妃御於君王的筆管，所以何楷說：『靜女以彤管貽君，則固將以禮坊君矣。』因為后妃御於君王，一定得有女史的見證，當然『尸丂、汝娘！』也非有史不可，所以閩南語的尸丂、，本字是『史』，可得最古的證明。

5.鳥子 ciau2 a2

就是閩南語的鳥仔，《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卷二十六〈鳥巢經〉：「須彌山下，道逕叢林，林下有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爾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鳥子……寧當回還為阿修羅殺，不以軍眾蹈殺眾生於道。」考《說文解字》卷八上『人』部：「仔，克也。从人、子聲，子之切。」又，全書卷十四下『子』部：「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為偁，象形。凡子之屬皆从子。李陽冰曰：子在襁緥中，足併也。即里切。」則仔从子得聲，應該沒有發做 a2 音的；但是，揚雄《方言》卷十：「崽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矣。」注：「崽音臬，聲之轉也，聲如宰。案《水經注·滄水篇》：至若變婉卣童及弱年崽子，或單舟採菱，或疊舸折菱。《玉篇》引《方言》：江湘之間凡言是子曰崽。《廣韻》引《方言》：江湘間凡言是子謂之崽，又云：自高而侮人也。」這是說『子』字在江

湘之間、漢代之後就有讀若『宰ㄗㄞˇ』的；只是清朝以前的字書之中，並沒有讀『仔』爲『宰ㄗㄞˇ』的，而『ㄗㄞ ai』轉讀爲『ㄨㄚ ua』，則從語音中得到證明，黃敬安先生的《閩南話考證～荀子、史記、漢書例證》說：「今有部份國音讀『ㄗㄞ ai』音，在閩南又讀『ㄨㄚ ua』音，證明如下：如《國閩辭典》說：『帶ㄉㄨㄚˊ（tuaˊ）、大ㄉㄨㄚˊ（tuaˊ）、汰ㄉㄨㄚˊ（tˊuaˊ）、賴ㄌㄨㄚˊ（luaˊ）蔡ㄘㄨㄚˊ（tsˊuaˊ）』這種現象，高本漢氏也有證明：就是在一等裏……b 韻（泰）的元音用 ai。在二等也是類似的情形……b 韻（佳、蟹、怪）的字普通用 -ai 或 a 來代表。我們就可以說，無疑的在 a 韻裏是短 a，在 b 韻類裏是長 ai……合口……二等 a，皆懷 Uai。在開口，古音短 a 後頭的 -i 保存的很好……但是在古音長 a 後頭失落 -i 的傾向很強，所以雖然有些字跟 a 韻讀法一樣，而有些字就用 -ai，或 -a 來收尾。從以上說明當中，我們可以知道在『泰』韻裏面，它的元音是 -ai，如果轉爲合口，音就變成 Uai，因爲 u 音很強，加上 a 音是長音，使得 i 音失落，而變成了 ua 音。」所以，子、仔、崽，是一音之轉，可見『鳥子』就是現今俗寫的『鳥仔』。其實，『崽』的閩南語讀做 ce1，是罵那些幼兒的話，如死囡仔崽 si2 gin2 a2 ce1、死崽 si2 ce1 等是；那麼，子讀爲仔，便有它的來源了。

6.藍（又作婪）尾酒 lam6 be2 ciu2

最後而所得最多的酒（或錢財等）之謂。白居易《白香山詩集》卷三十七〈喜入新年自詠～時年七十一〉：「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又蘇軾《東坡全集》卷十八〈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藍尾酒，意殊難了，夷考清·莊履豐、莊鼎全撰《古音駢字續編》卷三：「藍尾、闌尾、唛尾、婪尾，芍藥也；又酒名。」《清·御製月令輯要》卷五：「《原客齋四筆》：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櫟膠牙餠。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旁茅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藍尾**。蓋以藍爲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又，明周祈撰《名義考》卷十二云：「藍又作婪，宋景文詩：且盡燈前**婪尾**杯。《河東記》謂是謙遜不敢先飲，《石林燕語》

謂是處於末席，得酒常貪婪。二說非是，《廣韻》飲酒半罷半在曰婪，當作**婪尾**爲是，淳于髡所謂主留髡而送客，當此之時能飲一石者也。宋景文意亦是，但襲用婪字不察耳。」相較前列諸說，則最後得到、其量最多的就叫『**藍（闌、婪）尾**』，本詞也可做動詞用，閩南語也是如是說（如：互助會得最後會錢的，叫藍尾會。賭博最後收錢的，叫藍尾仔錢），真是古來的雅言了。

乙、動詞

7.離乳 li5 lin1

離開母親的哺乳，這是譬喻，凡離開某一根源，皆可如是說，今閩南語猶有此等說法，或說成『斷乳』。《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卷四十八〈補縷低迦經〉：「補縷低迦語尊者舍利弗言：我久已**離乳**，捨師所說教授法。」不過，董忠司先生的《臺灣閩南語辭典》把『乳』字的音擬作 ju2 或 ji2，而解釋說：「一、可以分泌乳汁，哺育後代的動物。例：哺乳類 poo7 ju2 jui7。二、豆類淹漬食品。例：豆乳 tau7 ju2。」（p.543）恐怕頗值商榷，因爲『乳』是不是只能讀作 ju2 或 ji2 呢？今考《說文解字》十二上『乙』部：「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从孚从乙，乙者，玄鳥也。而主切。」又，全書卷十二下『女』部：「母，牧也。从女象褰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莫后切。」牧，就是養，這是音訓；『象乳子』是說『母』字中的兩點，像母親的兩乳正在哺乳幼兒的樣子。則『乳』字既是名詞，也是動詞，而都讀作『而主切』而董忠司先生只作名詞看待。再者，董忠司先生擬『奶』字讀如 lin1，以爲：「母乳或像乳樣的汁。例：母奶 bo2 lin1、食奶 ciah8 lin1、豆奶 tau7 lin1。」（p.845）也是名詞；考《說文》不載『奶』字，而梁·顧野王《玉篇》卷三上作『孃』，說：「孃，乃弟切，母也；女蟹切，乳也。」宋·戴侗《六書故·六書通釋》篇說：「《博雅》：孃、妳，乳母也，女蟹切。今俗謂乳母爲孃，漢人謂母、媪、姥，凡此皆一音之轉也。」明·焦竑《俗書刊誤》卷十一：「乳母曰孃，一作妳，又作姁，俗作奶。按韻書無『奶』字，音乃。」可見作『奶』是通俗的寫法，古人並沒有寫作『奶』字的；而『孃』字的來源甚古，宋·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六〈楚邛仲南和鐘〉已經見用了：「惟正月初吉丁亥，楚王賸邛仲**孃**南和鐘，其眉壽無疆，子孫永保用

之。」閩南語眾所周知的，是古老河洛語的系統，則把乳、奶分成兩字，是不是適當呢？不能無疑。再說如果承認了俗寫的『奶』，則字當从女、乃聲，根據从某聲之字多有某意，那麼『奶』字應該有『乃』字帶來的意義；今考《說文》卷五上『乃』部解釋說：「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難出。凡乃之屬皆从乃，奴亥切。臣鉉等曰：今隸書作乃。」所以已逝的高鴻縉先生的《中國字例》就認定『乃』是『奶』的初文，象女子高聳的雙乳。因此，歸根結蒂地說，閩南語只有『乳』字，沒有『奶』字。

至於『乳』讀作 lin1，有沒有根據呢？黃敬安先生在《閩南話考證～荀子、史記、漢書例證》談到這問題，說：「今有部份國音讀ㄓ（z）音，在閩南又讀ㄌ（l）音。這種情形很普遍，證明如下：先引《國閩辭典》來說：『人ㄌㄨˊ（lanˊ）』、『閩ㄌㄨˊ（lanˊ）』這種現象，高本漢先生也有說明：（c）在有些方言裡，我們遇見過 l，例如『入』、揚州 lua？『人』、廈門 lan 等。我們要知道，這個情形發生在喜歡拿 l 代 n 的三個方言（揚州、汕頭、廈門），那麼我們就可以了解在這個方言裏的 l，是一個 n 的代用品。至於ㄓ（z）的音，在閩南也常轉為ㄋ（n）。如高氏說：（b）在溫州、客家、日本跟閩語，有些字的發音部位，前移到齒音。例如『染』，汕頭、廈門 ni 跟 jiam。」案，汝、乳字就是例子。其次說到韻母，董忠司先生把『乳』字的音擬作 ju2 或 ji2；那麼，u 或 i 的韻，可不可以讀作 in 呢？黃敬安先生在《閩南話考證～荀子、史記、漢書例證》也談到這問題：「今有部份國音讀ㄩ（y）音，或ㄨ（u）音，在閩南又讀ㄌ（l）音。證明如下：先引《國閩辭典》說：『里、理、李、汝、女ㄌ（li）』上所引之中，里、理、李等字的國音韻母是 l（i），而汝、女等字的國音韻母分別是ㄩ（y），或ㄨ（u）。可見這三者之關係很深。這種現象，高本漢先生也有說明：我們可以看出，大多數方言在全部三、四等裏，不管古音是那一韻，一部份聲母之後，全讀 u；另外一些聲母後頭全都讀 y。讀 y 的時候...y 的圓唇作用...在客家全失掉了，就變成 i。這個 jiu 的現代代表，按照聲母的不同，或者 y，或者是 u；有的聲母 j 失掉了，於是就生出一個 -u 韻母，別的聲母把 i 保全了，於是就變出一個 -y 韻母。」可見得 u 或 i 的韻，是可以相通的。兩者既

可以相通，而 1 (i) 在閩南話裏讀作一ㄣ (in)，古書多有其例。譬如：《詩經·無將大車》首章：「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的『塵』和『疢』是押韻的，塵的閩南音讀做 tin3、疢讀作 tɕ'i'；《說文解字》：「蟻，夏書玼，从虫、賓聲。」又：「𨾏，艱，籀文艱从喜。」比、喜的國音韻母都讀 (i)，賓、良的閩南音都讀 (in)，其相通的原因簡言之，就是『蒸部』對轉的關係也。

8. 落度 lok8 too7

意謂愛玩、不守禮數、法度，而致志行敗壞的樣子。《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卷二十八〈鬱闍迦經〉：「若善男子不**落度**、不放逸、不虛妄、不凶險，如是知識能善安慰……是名善知識具足。」這是很古老的閩南語，恐怕得老一輩的人才會用，譬如說：「這個人天天廿九暝，實在真**落度**！cit4 e5 lang5 thian1 thian1 ji7 kau2 me5 ,sit8 cia7 cin1 lok8 too7！〔意謂：這個人每天就像過除夕、吃大年夜飯一樣的享受，真是沒有法度！〕」而本詞也可作形容詞，其意同。明·朱謀撰《駢雅》卷二〈釋訓〉：「落魄、憤悵、侘傺、**落度**，矢志也。」清·吳玉搢撰《別雅》卷五更深加解釋：「落泊、**洛度**、**落度**、樂託、拓落、託落，落魄也。《史記·酈食其傳》：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貌。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陳書·杜稜傳》：少落泊，不為當世所知。泊與薄同，即晉灼所云落薄也。《晉書·藝術·佛圖澄傳》：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又〈五行志〉：大安中童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樵為苟作。《三國志·蜀楊儀傳》：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世說》：王耆之**樂託**，出自門風。落魄、落泊、洛度，樂託音義皆同。又《漢書·揚雄傳》：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晉書·載記·慕容暉傳》：徒孤危**託落**。拓落、託落雖與諸書落魄字似上下互異，而意實相同，皆可通用也。」可見本詞語的古典雅致。

9. 嬈亂 jiau5 luan7

今作擾亂，閩南語應作**嬈亂**，連雅堂先生的《臺灣語典》卷一說：「嬈，與乖反。謂小兒怒而擾人也。《說文》：嬈，擾也、戲弄也。」今案《說文》的解釋是這樣的：「嬈，苛也；一曰擾也、戲弄也。从

女、堯聲。一曰耀也。」（卷十二下『女』部。以上所引文字，是根據段玉裁的注本。段氏的注文還引用玄應的《一切經音義》說：苛，煩也、擾也；嬈，亦惱也。𦉳，乃了切，弄也、惱也。）其引申義，則司馬光的《類篇》收錄最夥，卷三十五云：「嬈，乃了切。《說文》：苛也；一曰擾、戲弄也；一曰耀也。又爾紹切，亂也。又伊鳥切。嫖或作嬈，又聊切，煩也；一曰心不欲也。又馨叫切，不仁也。又女教切。《博雅》：弱也。文一重音五。」就是不曉得『小兒怒而擾人』的話出自何處？又，乃了切，則應讀作ㄋㄞˇ，所以俗字才寫作『𦉳』，而國音讀作ㄉㄞˇ則是音變的關係，可見閩南音之古也。古人用『嬈亂』為語詞的，如：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七十五〈觀音部〉：「行者當十人已還作之，恐多嬈亂。」又，全書卷一一七〈法滅篇·時節部〉引〈阿難七夢經〉：「四部諸弟子修德之心，一切惡魔不得嬈亂。」又，《中阿含經》有〈魔嬈亂經〉；而《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卷三十〈蘇摩經〉：「作此思維已，決定智生，知是惡魔來欲嬈亂。」是為古語又得一明證。至於『擾』字，《說文》直訓為『煩也』，段氏說：「煩者，熱頭痛也，引申為煩亂之稱。」這是說明嬈、擾兩字，其本義是不同的～前者意為戲弄，後者意為煩亂。而連橫乃說：「擾，騙人也。《集韻》：音腦。《左傳》：董父乃擾畜龍。註：順龍所欲而畜養之。騙者亦能順人所欲而行其詐。」（卷一）擾，解釋為騙人，不知何據？如果是因為《左傳》那一句話，則『擾』字應該解釋作『馴』。段玉裁、朱駿聲兩位先生都有解釋，而「《集韻》：音腦。」的話，遍查該書及《五音集韻》，實在不知所自出。

10. 依倚 i1 ua2

依賴、倚靠也，但是『倚』應該讀作 **ua2**。从『奇』得聲的字，閩南音讀作 **ua2**，是有它的根源的，譬如：寄 **kia3**、騎 **khia5**、崎 **kia7** 等是。黃敬安先生的《閩南話考證～荀子、史記、漢書例證》說：「今有部份國音讀一（i）音，在閩南又讀一ㄩ（ia）音，證明如下：先引《詩經》押韻：『加、宜（〈女曰雞鳴〉兩章）』『縻、儀、嘉、何（〈豳風·東山〉四章）』再引《國閩辭典》說：驛一ㄩ（ia）、壁ㄩ一ㄩ（pia）、蟻ㄩ一ㄩ（hia）高本漢先生也有舉例說：尤其是汕頭話，跟廈門話，在支韻的騎、奇、歧、蟻、寄幾個字裏用 ia 音。」（頁 66）

可見**依倚**讀作 **i1 ua2** 是不錯的，而其來源甚古，漢·劉熙撰《釋名》卷六〈釋牀帳〉：「**辰**，倚也，在後所**依倚**也。」又，晉·陳壽《三國志》卷二十八〈和洽傳〉：「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而《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卷第三十四〈迦摩經〉：「猶如鳩摩羅，**依倚**於乳母」又，全書卷第四十五〈法損壞經〉：「比丘於大師所不敬、不重、不下意供養、又**依倚**而住、而依止住。」

丙、形容詞

11.軟心 luan2 sim1

台灣閩南話裡有此說法，意謂軟心腸的人；而佛典中早有此語，如《毗婆尸佛經》卷下：「如毘婆尸正等覺心，生正解心、不疑心、善心、**軟心**、廣心。」也就是《佛般涅槃經》卷下所說的：「飛行皇帝皆見之。和心軟教。為諸王說治國法。」宋·黃昇撰《花菴詞選續集》卷四劉之擬〈菩薩蠻〉也有這樣的話：「冷烟寒食夜，淡月梨花下，猶自**軟心腸**，為他燒夜香。」不過，細案之，『軟心』一詞殆非本國語言，應是從外國～佛經的翻譯而來。

12.輸稅〔勢〕 su1 se3

輸稅，就是繳納稅金；之所以要向對方納稅，無非是輸他、臣服於他。如：《魏書》卷三十〈周幾傳〉：「泰常初，白澗、行唐民數千家負嶮不供**輸稅**，幾與安康子、長孫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百姓負嶮，政府莫奈他何，他們就不繳稅；斬叛胡、宣示禍福，他們知道抵抗不過，只得乖乖繳款。又，全書卷四十一〈源賀傳〉也是記載同樣的事體，板橋蠻叛亂：「子恭躬率將士，徑襲其柵，數日之中殲殪略盡。諸蠻欵服，咸求**輸稅**。」打不過，只好臣服，只好表示要繳稅以為臣民。可見『輸稅』就是輸勢，而現今研究閩南語的學者，或擬為『輸面 su1 bin7』例如：看起來較輸面 khuann3 khi0 lai0 khah4 su1 bin7，意謂輸的面勢、看起來比較是輸的態勢，因為這樣，往往就將之擬作『輸勢』陳修先生的《台灣話大詞典》解釋說：輸 su：運送也。負敗也。輸面 su-bin→敗的成份。看是紅軍較輸面 khuann si ang kun su-bin→根據觀察是紅軍似乎敗的成份較多。輸勢 su-se→略同輸面。亦曰輸分。《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則當作『輸稅』，卷三十六〈誨

經〉：「是故長夜諍訟，強梁轉增，諍訟相言，於所起之罪，不能以正法律止令休息。我今自知，如己**輸稅**。」又，全卷全經：「我從今日當自去之，如己**輸稅**。」才是正確的用語。

丁、副詞

13.若 na2

董忠司先生的《臺灣閩南語辭典》說本字可讀作 Na2，而有五種意義：一、好像，如：若欲若毋 na2 beh4 na2 m7〔好像要又好像不要〕〔吉案，《老子》第四十一章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也是這樣的用法，可見根源之早。〕；二、如同，如：若你咧講个 na2 li2 leh4 kong2 e0〔正如你所說的〕；三、一邊……一邊……，如：若做若唸 na2 co3 na2 liam7〔邊做事邊嘮叨〕；四、二者互不相關，如：老爸若老爸，囡若囡咧 lau7 pe7 na2 lau7 pe7， kiann2 na2 kiann2 leh0〔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二者不相關〕；五、越……越……，如：若看若成 na2 khuann3 na2 sing5〔越看越像〕。很對，解得很好。

但是，本人以爲還有一義，那就是『如果』，閩南話讀作 Na7 如《正覺大藏·雜阿含經》卷一〈三、無知經〉：「諸比丘，於色**若**知、**若**明、**若**斷、**若**離欲，則能斷苦。」這是作爲『副詞』用的。

14.闇冥 am3 mi5

黑暗、黑夜也，閩南話猶用之；不過，闇都寫作暗，冥都寫作暝，董忠司先生的《臺灣閩南語辭典》就寫成『暗暝』，而『暗』字也有寫成『晏』的，這絕對是錯了，因爲：「晏，天清也。」（見《說文》）本義與黑漆不侔，當然不是。考《說文解字》七上『一』部：「冥，幽也。从日、从六、一。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凡冥之屬皆从冥，莫經切。」可知『冥』是專指月色無光而言，所以《說文解字》沒有『暝』字。又，全卷『日』部：「暗，日無光也。从日、音聲，烏紺切。」又，全部：「晦，不明也。」不明，是沒有亮光，昏黑而不能見物，與太陽本身的無光，其意稍差一間，應不能混爲一談。本人在讀《佛般涅槃經》卷下時，有：「太子還宮，**晦冥**適至。」之說，晦冥 am3 mi5 正是『黑暗不明之意』，晦，不可以作『暗』是很顯然的，如〈北征賦〉：「日晦晦其將暮」可證。而閩南話的『暗

戊、可以看出河洛語言（閩南語）受佛經翻譯的影響之一般，如『軟心』是。

本論文所舉，雖然只有區區的 14 條，但是，佛典的翻譯對於河洛語言（閩南語）的影響及保存的情況，是顯而易見，且值得深入探索的。

參考書目：

-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雜阿含經 正覺大藏經
東晉·僧伽提婆譯 雜阿含經 全上
梁·釋寶唱撰 比丘尼傳 日本大正大藏經
釋印順著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釋印順著 正覺大藏·雜阿含經論會編 正聞出版社民國 72 年 7 月初版
漢·揚雄撰 方言 四庫全書本 台灣商務印書館
梁·顧野王 玉篇 全上
宋·戴侗 六書故 全上
明·吳玉搢 別雅 全上
清·段玉裁著 說文解字注 藝文印書館 民國 44 年 10 月初版
丁福保編 說文解字詁林 鼎文書局
王協著 漢語史稿 波文書局
連橫著 臺灣語典 中華叢書委員會 民國 46 年
丁邦新、楊秀芳、羅肇錦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語言篇 民國八十六年十月
洪惟仁著 臺灣禮俗語典 自立晚報社出版 民國 76 年 3 月再版
黃敬安著 閩南話考證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初版
鄭天福著 臺語根源 漢風出版社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初版三印
吳守禮 國臺語對照活用辭典 遠流出版社 民國八十三九年初版
陳修 臺灣話大辭典 遠流出版社 2002 年 2 月 2 版
朱慶之著 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文津出版社
董忠司先生編纂 臺灣閩南語辭典 國立編譯館主編
周次吉著 〈比丘尼傳〉及其補遺考釋 本書獲『國科會』之研究補

助，補助文號：NSC89－2411－H－324－006 高立圖書有
限公司出版

投稿日期：2005.03.03

修改日期：2007.06.27

接受日期：2007.06.27